敬事草

私過厚恩重身輕威尊命賤萬不得已扶掖而
出冀藉如天福庇回春再生耳臣不敢受身但
恐誤國若孤　君父眷倚之意萬死何足塞責
今首輔在告而臣以一病軀獨任更無同心資
助只取給于胸臆之內夙夜戰兢顛仆不遠欲
使旦晚之間首輔即出而閣事繁重恐非二臣
所能拮据抑且萬萬不便傳聞伏望將吏部所
推輔臣簡命數員共圖佐理今日第一急務臣
犬馬苟可支持不敢推諉庶幾同寅協恭共襄

大業以酬今日泰交之隆遇也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上

請補閣臣疏

奏為懇請亟補閣員以重政本事臣惟內閣缺

官自六月初三日欽奉

聖諭令臣等議詳題請臣等欽遵屢疏吏部奉

旨會推至今五閱月矣未蒙點用　聖意淵微

固非臣愚所及但臣以久病餘息體力不前因

首輔在告　聖諭諄切抱頭忍痛扶掖强入五

內越裂百脉沸騰獨身獨任自苦自知日夜懸

望首輔即出尤日夜仰望　皇上點用盖內閣

之職潤色絲綸看詳章奏備朝夕之顧問參密勿之論思實　聖諭所謂樞機政本之處至鉅任也乃若詔誥制勑之重及諸供應文字之多修辭授義考舊酌新紛至沓來又不暇給任大職艱事繁責備即有兼人才略不能以一手足之力辦此臣請以閣中故事言之遠不暇論止如隆慶元年徐階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在閣復進陳以勤張居正入閣是時同事者六人其後高拱郭朴養病徐階致仕而趙貞吉入則同

事者四人四年高拱起用趙貞吉致仕而殷士儋入同事者五人五年陳以勤李春芳致仕在閣者三人六年殷士儋致仕而高儀入同事者三人惟　皇上初登極時高拱罷去高儀亦卒張居正獨在位旋以吕調陽入止二人至萬曆三年張四維入六年馬自强申時行入閣中有五人後吕調陽致仕馬自强張居正卒余有丁入在閣者三人十一年張四維丁憂許國入在閣者三人十二年余有丁卒王錫爵王家屏入

在閣者四人十四年王家屏丁憂十六年起用
十九年申時行許國皆告病趙志臯張位入在
閣者四人二十年王家屏去二十二年王錫爵
告病伏蒙　聖恩以陳于陛及臣一貫備員在
閣者四人由此觀之可見衆賢相聚乃克成功
大廈之材必非一木閣臣舊例多時至于六七
員最少亦不下三四員惟張居正擅權與呂調
陽二人在閣者年餘此則千古覆轍所當永戒
乃今令臣等二人獨當此任則是不戒前車千

古罪人也念此毛骨悚竪何能一息苟安况彼二人者當時精力強贍作止自由羽翼相承不致之絶今臣等皆衰老餘年精耗神竭值剛明獨攬有難對揚逢國家多事紛紜不易調劑又且一起一仆雖二人亦不同事如盲子失侶獨行深山而責之負寶前趨刻期赴命雖在庸愚知其危甚入則抱枯腸涸肺之患出則冒專權獨擅之疑已則懷高位疾顛之憂人則致妨賢病國之誚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寧不垂意悲憐

乎即罔為臣等悲憐獨不念樞機何地絲綸何事安危治亂悉懸于此而獨委一二衰病之臣是獨不大可憐乎不寧惟是臣聞朝廷者四方之極大臣者萬民之鎮也朝廷立極大臣作鎮內外相維堂簾相承則綱紀振修而盜賊屏息若位署多虛法制陵替雖閭閻小民亦懷輕玩縱恣之念而四夷聞之必謂中國空虛元氣衰落且有不制之憂今以堂堂天朝濟濟賢俊可備任使者何限而至使密勿要樞亦虛不補非

原缺

謝遣醫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昨臣以病餘强出旋至困仆不能入閣已請暫假奉

聖旨云云欽此隨該太醫院院判徐文元羅必煒

御醫何子忠吏目許登雲奉命到臣寓所臣恭設香案扶掖望闕叩頭謝恩文元等更迭診脉共製醫方以攻臣病復備舉調攝之術以寬臣心臣感激 皇恩不勝悲涕伏念臣久當退處復此支離風寒奔走勞其形思慮危悚困其心

藥餌空以自隨飲食尚無餘暇蓋病本在身而
但以心勝病心則欲強身何能從強跂不立強
踤不行理固宜然非偶爾也乃蒙于假已荷慈
憐更軫 聖心備加矜惻示一體痌瘝之意勤
問疾醫来之遣終臣此生何以報德既造命于
君父命或可延已致身于朝廷身於何有至不
勝感戴拱荷之至 十一月初七日 上 初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目今國家多事政本缺
人卿宜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以付眷倚之懷

禮部知道

報入直揭帖

題臣于本月初六日偶因舊疾感發請給暫假伏蒙　聖恩俯允欽遣御醫徐文元等診視臣感激隆恩即具本陳謝外今病稍可不敢偷安謹報名廷謝入閣辦事惟茲犬馬之微軀至厔天地之鴻造捐糜莫稱銜結奚辭臣不勝感戴之至謹具奏聞 十一月十四日上

請補閣臣揭帖

題臣逢時特達受恩弘深頃因病發請告即蒙
許可隨遣御醫診視因獲更生臣之微身乃
皇上再三生全之身也敢辭摩踵以圖稱塞除
今日已報名廷謝入閣辦事外蓋內閣者 皇
上之內閣天下幾務之所從出也臣不敢以病
誤事又不敢以病推事前者臣屢造首輔首輔
具言欲得靜養不能即出令臣在告首輔又貽
書于臣囑臣早出即二臣皆從亦當固請增閣

以圖同寅協恭之效今首輔既久不出　皇上又久不增則豈徒苦臣一身切恐誤國不小盖臣于今日有瀕于死者三焉以久病餘生而夙夜繁劇不休必將以勞死一也才微德薄而加之孤立無助必將以罪死二也禁中之事非外人所知而獨任獨為雖無專擅誰則信之必將以讒死三也此臣之所以寧冒威嚴而懇求不已也即使臣身不病理亦當請臣聞之下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事君以身則一人之獨

力有限事君以人則衆賢之共舉無窮故昔者
進賢蒙上賞蔽賢有顯罰臣余已病而猶不避
賢且至蔽賢罪又當若何意者　皇上謂閣職
甚重而人才難知耶凡所謂人才者必用之而
後知其為才不用不知其為才也其人若能讀
書循理守已奉公則今日之端士即他日之名
臣無不可用不必以未試而重疑之亦不可以
小嫌而終棄之也在昔　皇祖世宗肅皇帝深
惟　祖宗開設內閣與儲養翰林之意甚遠特

加眯于詞臣與百僚庶司甚殊朝夕侍從體貌優隆文墨雅尚顧問不輟故嘉靖間彬彬多文學名世之臣而留為　皇考暨我　皇上之用遺民故老猶能津津道也臣隆慶二年進士尚得沐浴餘化聞是時在閣者常四五六人在諸曹者不但為兩京禮部堂上及吏部侍郎等官至如羅欽順郭朴嚴訥等為吏部尚書趙貞吉掌都察院事朱希周吳一鵬張治王用賓等為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張邦奇為南京兵部尚

書雖兩京工部侍郎及太常寺卿亦用翰林若詹事府則常以尚書掌印而又用一人協理其盛如此衆賢彙征耆英畢聚國家有大疑事則考古證今靡有闕遺左匡右持多所裨助植縉紳之羽儀昭太平之盛治良有以也夫文昌之顯晦關世運之盛衰 聖主顧眄之間少有低昂而斯文顯晦之幾遂成懸絶茲者 皇上念大僚之久缺一時選補無遺而獨于閣臣及詞臣未即俞允臣愚惓惓不勝瞻矚 皇上動法

聖祖而此事猶異亦臣下未嘗引故典為　皇
上明言耳臣望　皇上念閣臣之關係匪輕與
皇祖之所以儲養勝顧詞臣不薄少假燕閒早
賜乾斷將前所推舉諸臣親加評品點用俾令
入閣佐理推廣此意及于詞臣亦俾之及時同
升不致淹滯空老以培一代文昌之脉以弘將
來大受之塗國事幸甚天下幸甚臣性不飲酒
病久絕葷僅以一溢米一杯藥為命當此朔風
凛寒辰入酉出一日不可知豈可謂有臣在閣

而不置一副貳以為之備臣恐他時言之已晩

不避冒昧之愆惟冀　聖慈俯亮而賜行之臣

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十一月廿四日上

原缺

回奏冊立分封冠婚　聖諭揭帖

題昨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

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

禀質清弱氣體未充況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

諱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國

家昨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

不日落成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

具選婚舊儀來看其冊立并加冠禮少俟二宮落

成之日行朕文思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于二宫完日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讀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伏惟皇長子冊立冠婚諸禮四海臣民瞻望已久皇上渙發慈衷布宣恩綍禮臣捧出中外傳聞朝署簪紳舉喜色以相慶閭巷蒼赤亦翹首而歡呼明祖訓之當遵示長幼之有敘第緣中

宮有待以致延遲到今茲及禫祥遂求嘉儷元
良早定先徵六禮之儀皇子分封並舉三加之
典卜云其吉朕宸宮之告成愛而知勞期儒臣
之訥誨言如金石事協典章臣等忝列樞機躬
逢盛美中宵舞蹈曾莫罄其懽愉前此瀆陳翻
自尤其過計竊惟本月二十五日時當長至日
烜三珥占云大喜乃知 聖意方動于淵微靈
貺已昭于玄象天時人事豈曰偶然萬祉千祥
行當輻輳除選婚儀注禮部具題外其 皇長

子冊立加冠皇三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加
冠分封出閣等儀遵　旨俟二宮完日另行題
請查得選婚該有　勅諭禮部一道謹擬上請
十一月二
十八日上

原缺

武昭宣攬獨斷之上謀不以衆囂而微動決進
剿之長策雖嘗小却而彌堅疆吏有所依憑軍
資有所請給功罪有所分別機宜有所秉藉以
致窮陬奇捷超古震今恩覆屬藩威加天海罷
兵有期不勝慶幸第倭情極狡尤宜慎防九仞
為山一簣必往申飭將士不可不嚴撫恤勞苦
當加優厚臣查得舊年蔚山之捷蒙　聖心特
軫兩次發太僕寺馬價銀各五萬兩先行犒賞
以致軍中人人感戴彌加激勵今三路奏功比

前較大蕩平有緒更須鼓舞伏乞　皇上渙發
德音霈宣大賚仍發大僕寺馬價銀十萬兩以
示嘉獎犒勞之意使三路將士感誦歡騰倍力
爭先剿絶餘寇以收蕩平之績惟冀　上裁臣
忝備隆寄莫分　聖憂預覩盛美不勝歡忭謹
申慶賀之忱十二月初五日上

救傅好禮揭帖

題今日伏蒙發下太常寺少卿傅好禮一本為近郊之内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拏究重處等事該文書官口傳

聖旨不論大小事情挾制朝廷着實出旨欽此先是數日之前本官曾到朝房投揭于臣備言畿輔窮民被害之狀極慮旦夕不測之憂欲臣轉達天聽少回 聖心至于流涕哽咽臣亦因之下淚但因連日閣務煩冗兼之病體不支因循

未上聞也不意傳好禮今日又行催奏致干
聖怒臣驚汗不已跼蹐難容竊惟傳好禮迂愚
瀆言不當 聖意加之以罪亦復何辭但察本
官之心無非為國為民非敢故為觸迕況其人
已老資望亦深伏願 皇上曲賜優容以彰天
地之量臣既奉口傳不敢有違擬票恭進然實
萬不得已之計也儻蒙 皇上霽威霈恩有出
于臣愚所望之外或改賜溫詞以安畿民之心
或竟寢不下以示候行之意皆 明主之盛節

聖帝之芳規臣願　皇上為堯舜之君輒此苦

口臣無任千祈萬禱之至謹附奏聞十二月初八日上

先是初五日傳好禮具疏為假官抽稅辱

國虐民乞賜拏究等事　上未省發也至

八日好禮復特一疏跪伏文華門請面對

語甚懇且曰今候旨不得明當復來必得

命乃已　上怒以為挾制謫其官是夕

上又批發好禮前疏令厰衛逮假官抽稅

者蓋雖怒之而行其言矣然無何而復有

逮固安人之命焉

報東倭平揭帖

題即刻接總督邢玠等火牌飛報內開為釜山一倭不留海寇蕩平事據總兵麻貴差人李功相口報三路倭賊俱聚釜山船隻千餘俱入釜山半在船上聲勢頗六麻總兵列兵圍守西中人馬亦漸東逼倭于二十六日俱上船去訖釜山一倭不留奪獲馬牛甚多等因據此又據總兵官陳璘差官左揚口報自曳橋直至南海閑山等處亦盡收取斬獲頗多俟塘報至日另行

具報理合先行馳報等因臣不勝喜躍切惟釜山乃倭奴占據百年之地今一旦掃空不惟朝鮮永無倭患而登萊天津無路可入中國亦永無倭患矣此九九廟威靈　皇上英斷之所致也謹先恭賀以聞十二月初十日上

原缺

設官之意宜增于萬幾樞本之地宜增何為久不增也　皇上聖政一新修廢舉墜諸曹盡補群賢悉登閣臣尤宜增而何久不增也今臣獨策駑足獨瀝枯腸獨當危機獨受惡名惟此閣中夙為射的而以臣為招雖家置一喙其能白乎伏乞　皇上憫臣哀羸危苦之極俯賜骸骨免貽政本之羞尤念政本安危大機早將吏部會推諸臣點用數員若尚未當　聖意乞勅再推二三員以資選擇庶幾輔理無闕而新政有

光有如不蒙允行而復需後命遂滋天下之疑

而臣亦無所逃誤國妨賢之罪非所望也臣不

勝披肝祈膽懇祈之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次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祈請懇切忠愛敬慎殊可嘉尚自

古國家政務君主于上臣任于下都俞吁咈唐虞

賛襄之盛治及我　祖宗設立內閣樞機政本最

為詳悉朕豈不知但今閣務繁重倚任尤切人之

賢否遷難周知乃欲斟酌發行豈有不補之理便

着吏部通將前推再推堪任數員開具来用卿宜

盡心佐理不必疑畏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言京口儀真稅事揭帖

題令日文書官盧受傳出御前墨字揭帖開採橫嶺礦務錦衣衛正千户鄭一麒一本奏白蓮坡等處採出礦砂陸續煎成餅銀一十六兩五錢恭進適有熟識南直隸土著官民王國用等稱說京口閘清江浦等處往来客貨蠲集勑內臣高寀督同王國用等前去計貨立店徵收稅銀以助大工事奉　聖旨銀兩交內庫收這所奏京口閘土著官民王國用等獻店徵租准著

差御馬監左監丞高寀督率王國用等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徵收銀兩解進以濟國用務要奉公守法不許擾害地方店名與做廣寧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羽林左衛中所百户馬承恩一本奏儀真等處請復舊税理財最便特遣內府供用庫官暨禄督同徵銀類解以助大工事奉 聖旨這所奏儀真縣等處舊制設立抽税衙門今被勢豪奸商侵擾隱昧着差內府供用庫官暨禄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等

官照舊復徵稅課銀兩觧進以濟國用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到閣竊惟臣受　皇上極重之恩凡可以宣揚德意足國裕民者敢不將順顧思此事　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知臣不敢不一言以罄忠悃臣惟我朝軍國錢糧絲毫皆出于江南今江南疲弊之極而又丁荒歉頻仍之際小民嗷嗷思亂甚可寒心况儀真與京口止是一江之隔不上一二里地豈有可兩稅之理徒令內官與外官政務棼雜棍徒奸黨肆

惡橫征商旅不行農民重困　皇上仁民愛物之意抑而不揚二十餘年鴻名盛德從此傷損南京根本之地與國家財賦之區因此搖動且此兩處稅銀不過十餘萬兩取之小民甚苦而國家視之所得幾何必欲取盈亦無難處今賴廟社之靈貺　皇上之洪福海氛既清東師可罷每年浪費可節者多儻宮用有乏雖令户兵二部間或設處進用亦無不可在部之臣必當竭力豈敢抗違是不煩　聖心籌度而坐享富

原缺

謝諭揭帖

題昨日文書官盧受傳奉　聖意令臣撰京口儀真二税勑書臣偶有愚得具揭進奏倉卒置詞蒙被採納即免京口一差臣愚下情豈勝踴躍自古惟唐虞之朝有都俞吁咈之盛夫君曰都而臣曰俞君曰吁而臣曰咈是是非非此何足以見堯舜之盛惟君以為是而臣執為非卒能擇善用中舍己從人此所以為堯舜也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夫堯舜大聖人也何至有踰
佚法度與夫遊逸淫樂諸事哉而益惓惓以此
致戒乃知一日萬幾豈能委曲無失惟能受言
此所以為堯舜也今日國家財計因征討賑濟
宮工等費尚須有殿工典禮繁費所宜措處
皇上不忍加派于小民而欲取足于商稅誠不
得已之心臣體國憂思未嘗不日夜念此而斷

原缺

京察自陳疏

奏為遵例自陳乞賜罷免以清政本事今年當大察京官之期先該吏部等衙門題奉欽依令大臣照例自陳去留請自上裁臣不肖猥居輔臣之次容容步趨奉職無狀頃以首輔在告代庖三月伎倆益盡罪愆益多況茲所察乃六年中事而臣自甲午入京撫時揣物感昔傷今安能以頃刻自恕乎臣嘗誦宋臣范仲淹之言曰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

而成亂政夫仲淹所謂淺末之議者謂刑法之絲毫輕重錢穀之錙銖利病此類是已久而行之猶成亂政蓋以其為有司之一節羣補瑣屑無關政體故也若夫遠大之謀則必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賢聖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以此事君貽百世之安造萬民之福庶稱臣耳臣幼而誦讀三復斯語老而忝竊竟無一成豈惟無成殆有甚焉自甲午歲臣未入朝以前天下所苦者倭患之紛糾耳士風之縱橫耳

而邦域之閭閻閻之下固晏然也從臣入朝而天下多事刑法之重輕不知其幾矣詎止于絲髮錢穀之利病不知其幾矣詎止于錙銖邦域日以動揺閭閻日以愁苦而異時太平景象不可復覩則　皇上乂安久治之天下自臣為輔而不免于危亂之憂矣即淺末之議尚不能一補塞一維持而况于遠大之謀哉盖臣墻觀局見所識不大淺中弱植所持不堅鄙心未化無以立準而標衡小器難恢莫克積誠而動主位

以德輕身借心病每過廟門分為　祖宗所誅
殛每入閣門則待孔子之鳴鼓外撡公法顯黜
猶為寬誅內省私情褫歸斯其厚倖　皇上澄
清九流宜自大僚始作新庶政宜自政本始臣
謹引例自陳求身俟罪伏望亟賜乾斷先加罷
免庶本端表正而百執事淬礪承風矣臣無任
惶恐待命之至正月二十四日上次日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端謹清望素隆朕切倚任
豈可引例求退宜益盡心匡贊以裨化理不允辭

原缺

言東功當賞不當罪揭帖

題近日朝鮮贊畫主事丁應泰有本臣未見其詳傳聞疏末言臣曾經露章不宜預票伏惟皇上聖明事事獨斷臣雖擬票悉稟上裁應泰嘗論臣臣當引避豈敢復有参預但思此事乃軍國大務臣既在閣又適代庖而噤無一言則何以稱輔弼之名報 皇上特達之恩又臣之大懼也臣今萬不得已除不敢預票外輒效區區犬馬之忠亦不知其當否臣惟東倭發難已

經七年一旦蕩平此非常喜事一則 天地
祖宗默祐國家無疆之福一則 皇上智勇
天錫獨斷不搖之大功然而十萬將士披堅執
銳萬里遠征仰承威靈之重以伸撻伐之勳其
勞亦不可泯也據奏賂倭賣國則將士皆當有
罪不得言功矣此十萬人者久勞于外睠望恩
澤如農之望有秋也一旦失其所望而又加之
以罪竊恐人心忿怨不可強制萬一激變為梗
是一倭去而一倭生損國威重亦不可知賂倭

事情豈敢懸斷其有無亦何必曲為之庇護顧
思　屢旨責成惟取蕩平既已蕩平當從功論
即應泰之能激勵將士亦是一功所宜同錄古
稱功疑從賞罪疑從輕此聖王治天下之要道
今日之事似宜務從寬厚溥加恩澤以慰士卒
久勞之心以平各官相持之情且將天兵無敵
之威　皇上廟算之神宣布天下而使夷狄盜
賊絕其輕侮窺伺之意光于史冊震耀千古盛
德美功垂之無窮此其所得為最大也若因人

臣之一節小爭而牽連無已以致功賞不速國體有妨不惟以後有事之時難以用人即今日十萬人馬未易收拾臣之憂也恐致悞國不忍不言輒敢不避形迹竭誠上聞伏惟聖明不以臣之不肖而棄其言萬一臣言可採乞特降聖諭令該部施行臣無任祈望之至正月二十六日上

丁應泰本幾惑　聖心已授意陳監擬旨將批矣而此揭適上遽得停批臣聞之感泣流血　上實明聖而浮雲散之一言

而可回敢謂吾　君不能哉

言考察自陳官擬去揭帖

題今日蒙發各官自陳本令臣票擬查得舊規在京四品以上自陳去留不下部覆竟票 上裁例當去其一二以昭 聖主之威福方今乾陽御天諸臣皆砥礪自效無甚不肖之人 皇上神明照察伏惟欽斷其協理戎政兵部左侍郎余立生平謹飭亦無可指但入官年久體貌頹衰屢曾乞休未蒙賜允似應准其致仕臣票擬以上此係詢之吏部採之公評非臣之私臆

也恭候

聖裁施行 正月二十八日上

請照推點陞科道揭帖

題照得各衙門官但以得陞為榮不分內外惟翰林吏部科道四衙門官地居清要以內轉為榮外轉為辱外官雖尊不屑為也故舊例考察畢後凡四衙門有汰處未盡者即從外補蓋因平時無法處之借此以為遣發俗語謂之明陞暗降又每年二月八月科道官有年例之陞亦是此意 祖宗良法相傳已久不可廢也近年以來偶有推而未允者被推之人心懷忿恨憑

侍要路擂美風波如舊年戴士衡恨白所知之推横開禍端可以鑒已今京察畢復當推陞四衙門官儻又不蒙點發或點其陪推竊恐此人懷怨蹱計又生事端以為明時之累伏望皇上俯從部意咸賜照點庶幾要路肅清而煩言永息政體所係臣敢預為之請臣又思考察之後缺官甚多諸凡所推悉祈留神統發則遷轉接續而事無曠廢又大小臣工願望之意也二月初七日上

諫遣榷使揭帖

題近日京口榷使　皇上幸聽臣言即時罷遣臣感激　恩知徹于心膂不可以言盡也臣尚延殘喘莫非大造之生成未罄愚忠輒申不諒之祈禱臣早歲遭逢　聖明日侍講讀于穆清常欲致君于堯舜講大學終篇則深以財聚則民散為戒講孟子首簡又以後義先利進規蓋于當時未嘗不丁寧啟沃豈其今日乃可以依違順從也伏見比日言利之蹤不絕于御前搜

括之使四出于天下槌心灑血抑鬱錯愕愧居
論道經邦之官恥為容悅佞諛之輩仰天俯地
莫置一身　皇上至聖至明頒垂省察臣且未
暇悉數其餘即以市舶一事言之則知各處之
言利者虛妄不足信矣謹按浙江市舶司舊在
寧波府臣寧波人也備知其詳建置之時因日
本番船進貢而設有内監官一人文職提舉官
一人嘉靖初裁革内監官嘉靖中倭亂貢絶并
裁提舉官今倭奴久已絶貢番船息影不来無

市無船定海一關不過本地漁船及近境商船
出入軍門譏察非常因而稅之所稅實數臣不
能記大氐不過千兩悉充兵餉之需利甚薄也
忽于昨日有留守後衛百户張宗仁言歲可稅
銀四萬兩而蒙遣奉御劉成往夫此稅原無幾
何而一設市舶即不足以充本監衙門公用又
安得取盈而上供既不足于上供勢必遍搜各
府巧征横索祈免　皇上之譴責而不顧小民
之怨咨臣恐利未得而徒褻朝命辱國體也當

初市舶為番貨買賣而設尚謂徒擾于民無益于國罷之今無船久矣復何稅焉　皇上試召張宗仁等而問其所謂市舶者何義彼且緘口不能對又何知其所入之多寡也蓋寧波府原係窮邊不通商賈所謂市舶者但以三年五年之間倭番一貢有海船来設置內臣鎮定之防其為亂而非以為利絕倭之後久已罷設而本地方無一市一船也安所得多銀而進之臣今請罷必以臣為庇其鄉里而不足信臣雖庇其

原缺

催發會議丁應泰本揭帖

臣惟國有大事則下九卿會議更大者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會議至于府部九卿科道會議則盡在廷之公論無復有餘矣議若有異猶似可疑至于盡同更無可疑矣自有東事來 皇上以聖明獨斷無不中合機宜爰收蕩平之績近日賄倭退兵之説起明旨謂七年狂寇豈五千兩銀能買其退敗此一言真天下萬世不易之定論中外咸誦 皇上明見萬里非虚語也

今覆議已上而未蒙批發則衆師之功罪必不敢敘而將士之疑畏必不能釋臣日夜憂慮十萬兵衆恐其久而生變朝鮮君民恐其久而生疑此事十分美成獨此毫釐牵制不免稽盛典而留衆心早完一日則國家一日之福也盖下應泰内失將士之心外失朝鮮之心萬無可留之理而其所奏蔚山事情有勘科係皇上所特遣自當從公勘報必有定論惟是一斷之間于國體軍情大有關係臣且不暇多言只如兵

費一節十萬軍馬在彼每一日該費銀一萬兩每一月該費銀三十萬兩若遲留一日多費一萬兩遲留一月多費三十萬兩夫善取不如善節空費府庫不大可惜乎又如朝鮮陪臣因辨誣謗帶領多人待命兩月光祿供給亦復不貲若早為之昭雪此費又省幾何以上特就臣所聞見言之耳若乃自薊至遼驛遞糧餉因東征未了而費者不知其幾自山東海路到朝鮮兵船餉船尚不絕運所費又不知其幾向無爭辨

則此時督撫已可奏功已可撤兵矣惟因誣奏不已乃復虛費無窮儻復致有意外激變之事其禍與費又可勝計乎伏望即將會議本批發并將前次會議朝鮮國王本亦批發二本一發則處置東事者盡善盡美全始全終而無一毫之滲漏真可垂之萬古銘諸東海與日月齊明天地並久矣臣樂觀成功惟欲輔全盛美俾無少缺不勝欵欵之愚悚息俟命二月二十二日上

催允四川總督揭帖

題今日蒙發兵部奏請先撤劉綎兵馬防禦播酋一本守票仰見西顧憂勞至意除臣即時擬票外臣思前日吏部因科臣建言議改四川巡撫為總督兼轄川貴湖廣三省以便防禦播酋實為當今切要良策蓋楊應龍近日肆害三省殺掠無數屢經該撫按告急甚有難制之勢惟改總督則衙門不必增費而節制可以歸一庶便剿廢之圖今巡撫譚希思已因京察奉旨調

用正需交代之際官無固志而冦復跳梁事難
復緩望即允發促部會推刻期赴任庶使逆酋
知儆三省獲安二月二十四日上

諫變法征利揭帖

題臣以讒庸誤塵輔弼元首股肱義同一體疾痛痾癢靡不相關伏見　聖明睿知動符帝王竊以為堯舜成康于今復覩而乃為群小所中說開利端日遣中使四出絡繹不絕至于上激霆怒逮繫守臣烈焰益張衷謀愈進盛明之朝豈宜有此關係最大夫天之立君非使之自奉適而已所以使為元元百姓主也百姓有顛連無告則君當為之拯救有貪汚殘暴則君當為

之誅殛如此始為天心所享而人皆悅從可以長保其富貴不能為百姓主百姓必揚揚去矣頃年經費浩繁司計者日夜持籌苟有絲毫遺利誰肯漏隱而留與群小言者盖臣工計其利復計其害能斟酌于利害之際而處置有方群小顧其利不顧其害但攘臂于掊尅之謀而攪亂無極故曰賦之計必當與士君子謀不可與閭閻小人謀故劉晏為唐理財一切委任士人恐係商賈之流尚不委任況群小戕財者生

民朝夕之需性命所關一錢得失不惜破命而爭其急如此人主以軍國之費不得不徵則必與達國體識民情明義理知時務者百凿諮議百凿規畫務俾上下無怨遠近不驚有恩以結而使之樂于供有政以齊而使之不難于供然後布其法于天下蓋 祖宗于成法世世謹守無敢以已意嘗試而漫為也今閭閻小人何知民情何知國體何知義理何知時宜變法征利何等大事而乃隨奏隨准星火促行不令閣部

議擬不許科道封駁不傷于太易乎理財之法不可偏委一人　祖宗定制錢糧互相覺察故弊源清而蠹竇塞今獨使一人專敕行事惟意所為憑恃寵靈擅作威福以勢凌撫按使不敢一問其出入以刑刼有司使不得一加調停彼其潔已奉公耶人亦不得而知彼其侵牟無藝耶人亦不得而知惟奏官是仗喇唬是用一人尚足為害况于多人一處尚不能堪况于遍處使　皇上二十七年愛民之心鬱而不揚雖諄

諄戒其不許擾民然不擾民何能得財卒亦付之空言矣群小之嗜利也如蠅之附腥蚊之嗜血而又使之有所憑藉此所謂虎而翼者也中官生長禁內何知民艱況所推舉不出於該監而出於群小此所謂虎而冠者也彼群小者皆四方無籍不齒鄉黨之人或犯罪脫逃或遊手乞食或强盜竊盜常思飛揚跋扈以亂天下者頃因東事悉走京師會東事告成擯棄不收而乃設此詭計以圖一逞皆亂民也安可與之謀

國乎群虎百出逢人跑踔寸寸張羅層層設穽
於是商旅必不行而賦稅無所得且至于索居
民矣於是居民見索生理日迫而禍且至于尋
干戈為盜賊矣百孔千瘡良醫莫措其手土崩
瓦解良吏莫施其力是　皇上斂財之意本以
備不虞而反以召不虞也臣覩宮中費用甚儉
無濫賞無妄施竊計一歲所節當不下數十萬
此盛德也東師既罷又當歲省數百萬此亦時
也又如昨者群臣爭辨東事　皇上以一言斷

之早斷一日即省費一萬此聖政也可見裕國之術在留心政事政事既治國用自充臣請借此為例而試籌之　皇上試垂聽焉臣惟中使衙門皆係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又係特遣不比泛常差使大約中使一員其管家司房豈下十人在外直堂官吏書手須二三十人門廚皂隷更夫等役復當二三十人快手巡攔之類二三十人略計其數已百人矣至于分遣官員豈下十人此十人者各須百人之役則千人矣凡此

千人皆欲養其父母妻子僮僕每家但以十口為率則萬人矣每人日給須銀一錢萬人日給須銀一千一年須四十餘萬矣是創設一中貴衙門而每歲費官銀四十餘萬及其所進纔得數萬此不亦空費者多而實得者少徒養游手之人以竭官私之儲而斂百姓之怨乎計今所遣已二十處歲當縻天下八百萬倍加于征倭之費則倭雖平而餉愈增安得息肩之日也況其倚勢為奸横征强奪者又何限小民何所歸

原缺

奉 旨給與誰敢制之因而恣行刼掠打搶賣
塩聚衆起事東危京城西侵淮揚南窺蘇松北
侮江西志不在小又自謂一呼之下即可聚數
千精勇其為倡亂之首復何疑也當時臣恭票
上進伏計 聖明必不以臣擬為非顧又未嘗
發臣實關心觸事感衷義不容默今日若不處
治他日滋蔓其費兵力財力又當不貲輒請
批發處治以絕海内盜賊覬覦之心臣非褊量
寡容而有此衆論誠以憂國深懷日夜不能釋

之故伏乞 聖明亮允實社稷之福奉

御批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懇切思慮周詳深慰朕

懷嘉尚不已宜益展猷為殄成化理奸逆結黨陰

蓄異志同謀狂肆已有旨了特諭卿知三月初二日上即日

原缺

謝諭揭帖

題昨户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以言礦市忤
聖心致蒙降罰臣祈　皇上平氣葆和虛懷茹
納究經常權宜之殊術為輕重久暫之異用經
常可以世守權宜難于久行言者固當言而未
可盡非聽者亦當聽而不宜遽怒又恐自今以
後尚有言者儻有餘怒或加重處則雷霆終日
轟轟有妨雨露之澤霜雪不時凛凛豈昭天地
之仁懇切預禱乞賜優容庶使遠近民心不致

驚畏不但諸臣之幸而已也臣意如此此顧情迫才鈍詞不宣意大懼干瀆　尊嚴至令悸悚令日文書官盧受恭捧　御批到閣諭內閣朕覽卿奏忠君憂國至意已悉洞知但怒此輩不諒上意遑臆煩擾姑從輕處了所奏已知道了特諭卿知欽此臣循環三復流涕被面若拜萬金之賜何勝銜結伏念臣賦命不猶煢然無侶居鄉立朝皆鮮同志乃令復以一身直閣莫共商求任性冥行獨情妄發自分得罪匪朝伊夕何

期乾坤覆露父母鑒容雖于所請之事未即[illegible]
春而藹然知遇之意已溢言外臣雖孤立而
聖眷若此天下之最不孤者莫如臣矣能不感
奮以圖報耶恭讀諭以忠君憂國四字許臣實
深褒獎顧臣自揣亦私以此期許而不敢過遜
蓋臣自登朝無一日不周旋于講幃之間親承
玉音屢沐賜賚自頂至踵誰非恩波臣父母每
訓臣曰若負 皇上是負天地臣佩服此言淚
未嘗收揩此一生斃而後已況今奉非常委托

于群臣中更無比兩敢復有一毫欺罔懈怠推托依違于其間我第此心念念欲　皇上為堯舜之君而少有同異即如疾痛之切體此心念念欲　皇上之民為唐虞之民而少有失所即如焚溺之在身故托之章疏竭其鄙愚不得不有違拂之辭而非好為牴牾也惟賜採行是臣得紓其忠愛之特矣臣見不忠之人若鷹鸇之逐惡鳥決不敢為之救解為之救解者亦必忠君憂國之臣不然臣豈忍以不貲之身為不肖

人出力哉惟　皇上亮臣此意則孤臣有托矣

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昭泰交之盛謹敘

感激踴躍欣忭之意恭謝以聞

言徐觀瀾不可復遣勘揭帖

題今日偶感不能入閣然未敢瀆奏伏蒙發本到臣擬票內有勘科徐觀瀾一本辨邢玠之奏及言不能復勘等情臣反覆參詳難于下筆蓋觀瀾與玠等互相奏訐讐恨已深有如水火之異勢矣若不共聚一處尚可與之解和今既責其共勘而使勢如水火之人聚于一處啟口容聲皆是矛盾尚有何人居中調和而了此大公案乎不至于相毆相擊反褻國體為外夷笑不

已也私仇為小國事為大固是正論但釋嫌去忌先國家之事而後私仇自非上聖心腸不能及此大賢以下非所望矣必責人以大聖人之事了東方一大公案以成就不世之大勳業竊恐觀瀾不能玠等亦不能也觀瀾去必不協不去必再辭徒令往返道途眈延日月是屢催勘功而終無奏報之日屢念將士而終無恤錄之時矣從來敘功決無不勘之理今監軍物故事托勘科勘科趙趙又將誰托即使勘來必與玠

原缺